傳 卷

風風

劉

簡易堂集序

譚文者動以辭達為口實辭達故是聖人語獨不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乎夫辭至於達可謂有其質矣即無其文何以稱彬彬君子而能垂諸不朽哉韓子之言唯陳言之務去古来為文者何限唯不為陳言者乃能鳴於後世　國朝文章盛矣唯佔畢乖崖四佳虛白三四公稱大家數虛白四佳通敏利用館閣之豪乖崖慱而寡法佔畢精而未大以視麗朝牧老諸公猶之乎東西京焉儻所謂文

以代降者有以爲之耶上下數百載僅有若而人然不能無可議者斯文其可易言哉右文之化極隆於 宣廟文藝之士蔚然羣起而簡易崔公爲稱首公天才絕人結髮操觚即爲古文詞弱冠擢壯元名聲大振於書酷嗜班韓晚而好歐陽子其爲文刻意湛思一句字皆繩墨古作者草稾不三四易不出也意過深而寧晦毋或淺語過奇而寧澁毋或冗每一篇出人皆傳誦雖狃於陳言者讀或不能句然亦不敢呰謷曰此非今人語也詩

律亦矯健不致得黃陳台法公既負絶藝顧阨於時官不大顯嘗提調承文院管事大文字皇朝賛畫劉黃裳文章士也見公所撰籌盟而後乃讀賛美不容口議者謂公之文氣跆於乖崖而法勝之理遜於佔畢而辭過之截長續短殆可以鼎立餘數公者辭達可耳文而行遠不能不屬之公也公嘗手定詩文爲若干卷公沒而子姪零替不能傳其業在朝諸公慨然謀曰使斯文湮沒是爲千古恨矣遂鳩財鋟梓以永其傳謂維未及識公

粗知纂公文者俾爲之序嗟乎公之在世也
祿位不足以動人沒後數十年遺編爛藁乃
爲諸公所表章身之窮通文之顯晦乃若是
相左孰使之然哉立言之士不遇於世者觀
此可以無恨矣公名岦字立之深於易學有
本義口訣附說二卷傳於學者其文章蓋不
爲無本云

崇禎辛未秋七月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
臣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

事　世子左副賓客新豐君張維序

簡易堂集序

簡易文集卷之一目錄

奏

封事

陳言

控辭

投進

表箋

祭文

簡易文集卷之一

奏

辛卯奏 十月二十四日 奉 教製

謹奏為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日准
遼東都司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該本
年三月内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義調刷還
被虜人金大璣等供說在彼地名鳥山殿州
聽得國王盛具戰艦擬於今年入犯 大明
續該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
餘名来到說稱日本關白平秀吉用兵併吞

諸島六十餘州琉球南蠻諸國亦皆歸服爲
緣嘉靖年間遣使朝貢 大明拒絕不納世
懷怨恨之故擬於明年三月間入犯 大明
兵船所經處或攪擾貴境着得 大明許和
事可得觧又該本年六月內對馬島宗義調
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因說日
本關白大治兵船將犯 大明貴國地方并
應被擾着貴國先報 大明使得講和可免
此患等因已將所聞未委虛的及伊賊哄脅
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付赴京陪臣去

後令該前因已經略具詞節回咨都司計已轉聞 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種邈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為技能以寇掠為生理近如小邦沿邊遠如 上國海徼出沒比比為民吏患固已久矣至於抗怨 天朝聲言兵勢使人恐動小邦以冀為伊通款此伊先故未有之兇詐也又至於琉球不曾歸服卻說歸服以說於小邦小邦不曾敗降卻說敗降以誑於琉球而將伊犯順之計彼此播說而不憚其心果欲何為及說入北京令小邦嚮

道寸人福廣浙今唐人嚮導小邦有無爲伊嚮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認而一體准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似伊狂妄者必是伊自忖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力所至非中華所測知東南降附非兩處所交驗皃謀悖狀雖聞非問罪之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疑惑下可劫持海中諸國上幸蒙許朝聘賞賜市貿惟意所利兼或覘覦熟闚隘方有所逞伊賊侥覬委應不過出此 朝廷之上亦已洞照賊情其言出於

恐脅琉球特以事係聲息且在懸遠勤有司
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的確耳小邦與伊國雖
並處日域此為西北陸連華夏彼為東南極
海一方水道相望尚有數千里之上飄風飄
忽不與伊同反覆變態非我欲親伊每一面
竊發作耗一面稱款往来故無其常矣小邦
惟不能痛絕則徵有以羈縻庶少休息邊民
而已且因三國高麗故事有時遣人下海以
刷回人口等項為名其實要以偵探彼中以
為伊國道里物力只憑傳聞動靜機詐徒付

遥度委於應敵之道不便故也近據海中回人說稱至彼偵知有平秀吉新滅國主源氏代有其位自稱關白頗事戰伐於諸島中又說國人潛說關白猖狂勢將不久又說對馬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却又訪知宗義調為平義智所代等因聽此怪訝間有義智稱島主義調親男来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認父子想是義智亦係秀吉姓親篡國奪島出於一家相助為逆詐稱義調遣来報警實行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推此可知小邦自

經麗季大勢倭賊充斥屠劫先臣　國祖為
將剋捷勦殲而後懲於失禦籍於餘威設備
粗有條理警急亦自衰息至嘉靖乙卯有倭
船一百餘艘来犯全羅道達梁等鎮緣是小
邦狃安之久戰守兵吏多有被害然賊亦敗
衂殆無得還除此前後或因經過海道遭風
漂到或於島嶼藏伏竊伺或乘海暗瞭望懈
怠得以驅抄邊户追截漁船掩襲弓手節被
守禦將官覺知或擒或遁否亦所得些少而
已近數三年内又絶無来犯之時安有對戰

以有勝敗耳降乎伐人之國降其人衆雖在一隅傳聲何限而敗者得以諱勝者急於誇乎伊言狂肆欲黠叉癡豈復計人疑信臣以小邦之得此言不惟保琉球之不服於倭亦意南蠻諸國之不曾服也臣獨痛念自臣祖先有國世篤忠順敬畏不貳 列聖獎與禮義之邦之稱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墜而況世受 殊恩異數優於內服若臣於 聖上之朝則又加焉他不可殫紀如積久之詬誣得雪已絶之彝倫得叙極嚴之 典訓得改至

蒙撥秘而欲示此錐　輦轂臣子難以得之
於　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籲必遂無
復餘願蓋千載一有天下無二焉耳臣常晨
夕感泣懸望　九霄區區願忠無可為者竊
德之期惟有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傳海而
國認為等夷不復知人獸異心順逆殊性乃
以嚮導之名歸之言亦醜辱臣何不幸得此
於闕越之間至于上聞　朝廷伏惟　天地
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不敢為此多辯惟
復恐臣之事　上誠或不至有以致之者仰

跼俯踖若無所容且切蓄憤與伊賊並生於
涵育之中也所擄倭賊臣直見其李謾無實
驟驕必亡為不足慮者然又思得兇惡將禍
若或厚之猛獸將斃傷人必多伊賊跳梁猖
獗不畏天道不顧人理及其未敗不應安分
安知鯨鯢之獰不果一肆於波濤之外乎臣
已行邦內沿邊守將嚴謹軍火如遇賊船不
揀犯境過境輒便截殺外敢望　朝廷另勑
海道備倭等官施行要之有備無患不勝幸
甚為此謹具奏聞肄甚下有緣係倭情事理

封事

丁酉封事

臣伏以國家存亡間不容髮 君臣同憂謨猷亦殫矣雖如臣賤微豈無區區識慮而自以迂濶不敢進言適遇 延訪之日終亦不容於默也伏惟 聖明寬其狂僭而採其一得焉臣竊以爲天苟未欲其禍者誰得以禍之國苟自爲不可伐者誰得以伐之臣苟毋以亡道事之與夫民苟有與之俱存之心者誰得以亡之也何謂天之欲禍未欲禍也若

稽經傳於人事善敗如曰天誘其衷曰天奪之鑑似此者不一而足其尤親切者如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於國祚興替如曰集命訖命曰降顯休降弗祥必本於天此類不可勝紀其尤宛轉者如楚爲吳所勝而曰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是何于蒼蒼在上之天而徵其感憂若日可見之爲也使爲是說者而舉皆誕妄則置不足信可也如其果知天人相與之理則庸可毋惕乎今以千乘之國幾於滅亡而不曰

天之福禍付於其間則固不可也然我殿
下厲精爲治三十年有亹亹之效而無形顯
之過豈有不享天心至於幾亾五年尚不得
其幡然悔禍也乎臣愚竊恐天之於 明主
毋亦猶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苟幾微非僻皆
足以爲累乎先儒以謹獨爲事天之事而訓
獨者曰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也詩曰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臣願以是獻焉何謂國之
可代不可代也畧昔春秋之世列國不安業
命或相怨畔或相攻取其國各有圖議之臣

而人才非後世比相與覘覷必審而計無遺筭矣然如魯欲畔晉而季孫行父論晉未可貳則曰臣睦齊欲伐魯而鮑國諫魯未可取則曰上下猶和是何其覘覷人國不於其兵食城池弱強虛實之形而規規於其臣與上下之和睦與否也古人要言徵意臣固不敢揣知而獨必知其不誣也今日 朝廷之下得毋有偏黨不相和睦之弊而國不能為不可伐譬之猶人一身氣血不調而易為風邪所乘也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墻之内也以我 殿下英武邁古鑑
不能一日已夫在彼之憂而在我好惡影響
中者何憚而在其猶然也且於易有之渙之
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而本義曰上承九五當
濟渙之任者而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中
孚之六四曰馬匹亡无咎而本義曰初與四
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是皆責在大
臣者而今之大臣抑或忽於此義乎臣竊惜
焉何謂臣之毋以亡道事之也傳曰國將興
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諫而有益聽焉

足矣又賞以勸之何人不言何過不聞宜其國之興也諫而有忤不聽焉謬矣又殺以懲之何人能言何惡能救宜其國之亡也然殺諫臣之多孰如暴秦而諫者愈不止奇焦之事是已豈非忠臣義士不忍以亡道決其君也君雖無賞以勸之亦未敎以懲之而莫爲之盡言則不如秦之臣子遠矣今我 殿下固無失德過舉而尚以堯舜望於吾 君則宜有可言者況勵勸之際措置之末不盡合於事宜喻於物情者亦衆矣然未聞有犯顔

逆耳之論而顧多面從退言之習或曰此事
上所厭聞也或曰此事大臣所力主也言之
無補耳豈非以亡道事吾 君者乎孟子曰
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又豈止如吾君不能者
而先儒所謂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正指
此也 殿下亦何利於此而與之相安莫爲
使之痛革也乎臣竊惑焉何謂民之有與之
俱存之心也在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
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前輩說者以爲
湯之事當之夫雖以禹湯之聖之仁隨山濬

川之功民受其勞大矣東西南而征民冒其難多矣然其民非唯不愁怨而相與悅喜者信其將拯己於其魚俾己之其蘇也若以今日言之民之後於城築役於海防役於操鍊後於委輸無非所爲備賊者也始民之遇賊彼其鋒鏑蓋慘極矣其孑遺者之於死亡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也勇者寃憤怯者畏怖孰不以備賊爲願欲哉然而一役之興民輒愁怨逃散相踵至有顯言寧賊速來以已是役者此非特中外當事之臣施措失便之

故亦民觀夫京師根本尚無必守之計而諸
路急務不過山城審非扶老携幼以歸之地
以謂一朝有警次第崩潰未必不如始者乃
何故虛費物力重困我於末翦盡之間也當
此之時而苟徵大段規畫作國家精神以凝
民志則終不親信於 上有與之俱存之心
也決矣古人曰雖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豈
不然哉且於傳有之曰民生敦厖和同以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
所由克也今以民之與此相反雖欲帥之使

戰其克又難矣臣竊懼而悶焉凡臣所列四
件者雖若迂闊而其實未必不關於存亡之
數伏惟　聖明俯而察之於其當自強者而
自強焉當有以攝壹者而攝壹焉當有以奬
養者而奬養焉當有以懷保者而懷保焉總
之爲必可存必不可亡之術如是矣而小大
事爲謀則獲之欲則從之豈復有難者哉然
臣於所謂事爲者亦豈不欲効愚一二而竊
見邇間上章疏論事爲者例歸有司得片辭
覆過爲一故紙而已臣之姑舍是而先其大

者誠顯免付有司直蒙 聖明留神幸不以
狂僭誅死則繼而有所進焉非晚也臣不勝
激切兢營之至
陳言

請削備杜勳復任瑠等爵累疏 堂下會同

臣等伏以近日 聖諭所以拒塞廷論者竊
伏得以覩之未嘗不滋惑而鬱悶也夫乙巳
之事羣兇所構非 先王所知而末年大悟
方改而未已實 先后其承之權同之政可
考而善繼之責則重有所屬焉 殿下今日

盍乘公論而亟改之者 先王在天之靈其不顧之乎周詩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臣等於是安敢誣不然為然 殿下亦安得謂然為不然乎 殿下若以臣等為誣則請亟正臣等之罪以謝 先王否則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護以 先朝之事而難改也夫乙巳之事在當時慘極矣而人心猶未大去者舉知夫 先王未知羣兇之情庶幾或知之耳既或知之以至今日庶幾其改之宜如何耶 殿下於 先王之志 先后之旨蓋 親承

之而在廷之臣及詳當時之事　殿下不以
今日從公論畢　先志則人心方始大去而
天意從可卜矣張浚有詩云羣兇用事人心
去大義重新天意回人心天意去回之幾更
復何待而決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以是非
之定歸於後世也且人主操予奪之柄將聽
於是非之公以施於政雖是非之微者不容
不知而蹉過況不啻大者乎　殿下豈宜曰
予所不知哉且爲臣子小有人心者孰不欲
言是非於當時乎而怵於黨獄緘口待今者

誠甘萬死然當時以言得罪者亦多矣 殿
下但觀今日所言是則從之豈宜以當時不
言而廢今日之言乎至於 恭懿殿三十年
所屬心而切願一夕戀戀於危疾之中者
殿下寧不軫焉于懷耶古有東海一婦之寃
足以傷天地之和今也 懿殿外享長樂之
養內劇東海之寃而 殿下有立施之力無
難從之義而不盡所以慰答則其爲未安豈
止於傷天地之和乎於是 殿下雖曰予豈
不念 上殿臣等竊未敢信也嗚呼以 殿

下明聖此事亦待人多言耶伏惟　熟思之
而已臣等至是不暇避夫迹踈而言深也
臣等伏覩　聖諭有曰　先朝之事非後嗣
所容議若與前　諭云是非定於後世者
旨意相發而臣等之惑滋甚也夫嗣有大寶
謂之繼體以子改父之道不啻若自改況如
先朝悔悟已形於言消雪已肇於事者乎繼
而畢之適所以成其美也顧何嫌焉而　殿
下重難至此則是不為　先朝成美而後世
肆為非議　先朝代羣兇受之也　殿下忍

乎哉君子之愛人以德況以 殿下深其
愛 先朝也乃在於區區遵依而已乎且
殿下於乙巳之事未嘗不容議而所已改者
不止一二今獨不削僞勳不復任瑠之爵而
曰我無改於 先朝無乃不然乎而兩失之
矣且以當時罪人言之任瑠之外皆已伸冤
以任瑠二人言之復爵之外亦已蒙 恩則
所謂衛社諸人猶得以爲功者徒以二人之
罪而二人之罪又止於不復其爵則其非逆
賊也明矣寧有罪非逆之二人而功可稱於

衛社者乎今雖不復二人之爵而僞勳決不
可不削也既以僞勳當削則二人之爵自不
應不復也此理明甚在加之審思而已
臣等伏以大小臣僚聚首叫閤四月于玆是
豈可已不已而強 君父以難從之事哉
殿下之從之也則爲 先王盖其非已之愆
爲 上殿釋其切骨之憾畀伸枉死之寃無
復勳券之僞而快三十年憤欝之人心定億
萬世公共之國是無一而不可者否則不爲
先王盖愆不爲 上殿釋憾枉死者猶寃勳

券則存僞而人心愈鬱國是靡定無一而可者 殿下何憚於從之何便於不從而堅執至是耶臣等竊恐 聖心或有偏繫之私而反為讎以排之也人主而有私心惡得使人心服乎伏惟 澄省於本原之地有一毫則痛去之然後言者不足從矣

臣等伏以 先王初服幼冲蔽于奸欺而在位日久漸克覺悟以今日繼述之義言之則益用公論而革復無餘亦 先王之志也亦先王之事也 殿下豈宜若故避嫌而云不

敢擅乎且在　先王覺悟方深有如云云之
教則不欲稱焉　覺悟尚淺有如云云之教
則猶懼不揚焉臣恐　殿下於孝愛之道未
加研思也臣等請以　明旨諭於國中若曰
必欲革復是者右否者左如是自公卿若宗
室若大夫士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必皆右獨
偽勳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隷過為私憂
者左矣　殿下不與公卿若宗室若大夫士
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同其好惡是非顧與偽
勳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隷過為私憂者

同之不亦偵乎伏願 殿下思繼述之大義
察舉國之好惡是非也速決而快從之則幸
甚矣
臣等伏以 聖上識慮之明凡在大小臣僚
雖不足以仰望萬分之一然集衆見而揆諸
理豈盡不審權度且苟為雷同耳今也皆曰
繼 先王悔悟之志而革欺蔽之政孝之大
也否而徒曰遵守則於孝為謬焉 上殿彌
留之證凡在大小臣僚雖不敢謂如何必可
已疾然聞於侍診者餘談孰不知為心恙難

以樂餌為哉今也皆曰因前日懇惻之教
而畢慰解之舉孝之急也否而誘曰重難則
於孝有憾焉且非獨大小臣僚然也庶民在
下至愚而神自堯舜不能不與同其好惡者
無不以此為言矣臣等聞之道路察之顏情
誠見人心不容誣而公言不容遏也特 殿
下未必盡知耳雖以 聖孝之至人諭而户
説之恐不足以服其心也然此在夫人事而
已災沴之生無虛旬月如警如嗔雖其各有
名應而著故叢萃於論事之時使 聖心不

得安於所執夫天意惡可謂無與也古有士
夫患疾猶曰造物所為况在我 長樂之尊
乎此時而侍藥聽再誤焉是宜 殿下之憂
畏益切迫而膠固益以難矣則乙巳之事至
此而畢革庸非天數者乎 殿下若猶違人
逆天而使 先王實陷於過 上殿終抱其
慟則顯微去就之理未暇言而不泯之議難
追之悔甚可懼也伏惟 深思焉
臣等伏以盈庭之言殆無餘力時月亦久矣
而未蒙 允俞誠不曉 聖意之所執也耶

於朝鄰恭覩 批旨雖非所以諭及臣等者
而竊仰 聖明痰邪議於既往 懼黨禍於
方來非羣下所逮也然在臣等之所終惑則
不得避出位之誅而不為畢達也彼論鳳城
之時諸以為公論者皆出於元党而苟同於
畏死果何所不至也然以此故而并疑今日
之論則過矣如宗楚客李林甫布其腹心於
御史給事中等官則有言責者未必公論也
如元載使百官奏事必先定可否於宰相則
百官未必公論也王莽矯偽惑衆而庶民諸

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咸願得其女為天下母如此則國人亦未必公論也然後世戒此遂廢言責不信百官之言蔑國人之是非其可乎且論鳳城也乃乙巳之事而今日之論所為痛夫乙巳之事也寧復前後一揆而難辨也哉若夫後世有忠義討賊而奸黨復藉口僞勳此亦不可謂必無之事也然為此慮而不正今日之事則亦過矣堯不能慮後世之操懿而不傳天下於舜也武王不能慮後世之安漢而不託幼孤於周公也聖人雖處

莫大之事而不能慮後弊有如此者况奸兇之誤人國非必援比故實而在今日慰安上殿於危疾之中為事甚急遑防來世之患為事甚緩惡可諉此而為之辭也哉伏惟聖神毋是獨見毋忽羣言幸甚

北邊攻守議 通政以上各獻

北邊之事臣不諳本處形勢無從入思議實未有一得况具上中下三策乎第以臆度膚見為今日之計不過曰毋討有守而已今之議欲討者必曰犯順可懲必曰否則示弱其

不欲討者必曰舉非萬全必曰度力則難臣竊以爲爲後之說者固得矣然亦不待此說而前說可廢也何者臣之然後順逆名敵之然後強弱形人之然後怒生彼賊胡本一種野獸耳且不知有父子則君臣非所責雖其有所求賴於我稱爲嚮國實非我臣屬比緣邊臣失於撫綏反搖尾爲噬人亦其常性耳惡足強而臣之校以逆順乎且彼未遑候我國強弱也獨六鎮強弱爲其耳目所習及其來嘗果若無人之境雖欲彼毋弱六鎮得乎

今欲討羅不能以六鎭爲之別有徵發形亦
難隱則彼始也所弱六鎭而今也所弱不止
六鎭是我與不足敵者敵之顧不爲重示弱
手於不足人者人之又爲不得已於怒者乎
況舉未必於全力亦有所難實如後說乎然
初非待此以廢前說者故臣毋庸枚數也若
夫守之之備則有二焉曰實兵曰治田何謂
實兵六鎭土兵幾寡歲甚一歲無事之時猶
不足以示彼人自有聲息以來不免勤朝
廷之慮盖其防戍可謂備至矣然募之於京

中徵之於他道若欲其人耐邊上寒苦熟山川夷險習知蕃情馳突之技與之相長則不得與土兵比非唯不得比土兵比之本道內地兵亦不侔矣并與所乘之馬肥健而往羸病而歸當其留時無實可知雖多亦奚以為臣之妄料以費於客兵食者月給土兵且為規畫人給馬匹襖子戎械之屬使人人感奮自力為敢死之士則足以一當百矣又即本道內地之兵增損輪戍之宜亦略得食於官至馬匹襖子戎械之屬或以試才而得或以

貧乏而得使人人忘往來之勞而與土兵相
先則足以一當十矣向所徵募並可罷也等
是費食耳今之費與向之費者孰為有益乎
如馬匹襖子戎械之屬亦國家不得不費力
辦送者然不至如運米之難也且誠用下項
屯田之計則土兵戍兵又不為無事而食而
運米之弊可以稍除矣但臣伏聞 國家於
輸邊之物未嘗不用至意而邊臣多不體奉
者上年運入之米用度不甚謹至捲心衲衣
之故尤無實惠念之可為寒心巡撫御史之

憂遣議者以將吏疲於聽命爲病與固有理
臣竊以爲在得其人制事得中無有擾害耳
顧不可毋遣以糾察餉賜一事爲尤重也何
謂治田兵之所屯食爲最急故趙充國謀破
羌先務屯田其所上便宜之一曰兵士若干
留屯以爲武因田以致穀威德並行又曰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臣竊得聞之北邊之
地厥土膏腴優於南方閒曠未墾不啻其多
試令巡撫御史相度形便隨以幹能一吏專
委監董役用土兵戍兵得食於官者官爲辦

給牛種器用至雜色元居入居人户亦各量
宜折給耍之自耕至穫之時千耦布野廬舍
相望則兵之得食者始專軍糧而今兼農糧
也雜色元居入居者以編户而爲戍兵之助
也兵不離農農不離兵從古以爲得策穀成
之後兵之所作歸公而復爲兵所得食雜色
所作歸私而人户免於失業盖雜色人户向
雖知閒曠之可墾而力單不可謀始亦畏零
賊不可能也今所恐者地或不足耳不可使
寸土不墾也臣又欲言從新刷舊俱須得宜

以增邊民一段而使民生理不足徒多驅勒
以入畢竟無益故言止於治田識以有食而
後可以有人矣臣言非謂可備采擇不得不
應旨
海州 行在所累 啓（議政府 率百官）
討賊復讎力雖未至而事非但已遺大投艱
意雖已决而時則不可臣等恐國人之有覬
於殿下者舉墜於地而 東宮羸疾正爾
猝遽承當亦必遑遑悶悶而有所難言者況
兇醜猶屯海徼 天將猶在封內京師望

駕而未覲 陵廟慰安之未親 殿下雖必欲自遂不亦已早耶臣等不得認為 殿下家事而徒汲汲於奉行也百僚同辭瀆顲盖出國人之情不容於止而渙散萃聚之幾將判於茲焉伏乞 三思

痛修惕厲之行以回 天意屢降哀痛之言以感人心慰羞辱於 宗廟之如在荅飢渴於京師之孑遺與夫訓鍊生聚以為復讎之地皆 殿下今日所當自任之不暇而遽欲以遺子孫雖不有臣等之論列而獨不念

祖宗付託之重不容如是遽自解耶然而
聖諭爲 宗社計者臣等竊所未曉而賊亦
未可謂已退也臣等至是不敢多言伏惟
熟加硏思而已
下情堅懇 上教彌峻臣等竊悶竊惑焉天
心悔禍而命則新于 殿下民生極困而望
則深于 殿下循省之痛切轉移之疾速亦
惟在于 殿下而授遺於儲嗣期待於初服
誠恐非計也家人父子將有付授必了已所
當了然後方以與之方全天性之愛不誤舊

物之重而于國顧可草草耶 進御京都會
有其日慰 五廟之祝詞謝百姓之旨諭
皆當自為不可遽代此又於理明甚 殿下
之志雖欲必行而令則决非其時也臣等冒
昧瀆擾蓋所不免伏乞 睿察
以春秋則未宜倦勤也以安危則不容引疾
也以為前已為期則令日豈可謂賊去也以
為天方示警則此舉非所以應災也蓋嘗膽
臥薪之不暇而褰裳棄屣之是為以此告
祖宗以此遺子孫以此言于 天將聞于

皇上至以諭餘黎示強寇臣等不見其一當
也而況天性之愛下同常情 視東宮自量
未可堪悶若無所歸之狀臣等竊意 聖衷
之已動也持以日久所傷大矣伏乞 深思
亟寢不勝幸甚
此時 上體違豫 東宮亦不安寧下情憂
悶如何然為國事計因成算而措置與新服
之擔當其艱易豈不懸殊耶且夫君為神人
之主令也 廟社未及再奠黎甿未及還集
殿下顧何主焉而遽欲以傳之嗣耶此等勢

理惟在 研思不容放過焉爾
臣等伏承 聖批盡益悶而滋惑以甚亂之
難也而欲委於儲嗣之幼冲以御治之久也
而欲同於氣機之流易殆非前闇而徒爲失
計也大抵今日天意去而未回人心離而甫
合國事之蕩析者方須整完雖君臣上下相
與淬礪責難責實日新一日不放晷刻猶懼
其不濟顧乃 上惟急於釋負下則堅於戀
戴淵聽愈凝輿言難遏萬幾屬於謙虛百
職曠於聚囓播越之末加此氣象甚非所以

了當今日也

臣等伏蒙 聖批每以疾恙為解臣子之情
何敢請以勉強顧國家之憂虞在大 聖躬
之疾恙匪深故不得以退默也臣等雖無狀
亦不敢顯諫於 殿下殿下學問高明優御
萬幾古之帝王罕有倫儗而國人尚有厚望
者 力行如何耳 加之意而已今也艱險
備嘗困心衡慮天所以玉于成而人將觀夫
大有為即因禍為福轉危為安豈不沛然也
哉於是 過自引咎而遽議 內禪夫 東

宮吾 君之嗣也天資之美則猶吾 君也
授受早晚何爭焉獨其學問之未就而萬幾
之猝當正此存亡之際不嘗其難而困衡之
益又非冲年之能得書稱冲人未堪家多難
孔子以有民社何必學爲賊夫人之子 殿
下豈宜不爲致念而忍於以賊遺急於艱大
之授耶上而遂誤 祖宗之舊物下而不全
天性之至恩是誠可懼也於孱庶幾 無疾
病與於孱庶幾 攸之臣等不勝祈祝嗚呼
之至

槐院文書事草記

倭情 奏文旣已 啓下繕寫今當齎送而
臣待罪承文提調自絲預製述之時以其措
語極難知其有所欠穩且臣於變故之後再
赴京師少諳事宜首尾今誠疑慮及之而自
分微末所言無能爲重輕不以達於 聖鑑
則臣子之義有所不可故冒昧敢達大槩今
此所爲急於 聞奏者未審何說爲主若以
爲賊之退否不以時報爲未安則 天朝固
已令 我於釜倭盡退之後據實馳奏而自

今未退之倭尚多則未及應奏之時分也不
報何有於未安乎況 天朝旣遣宣諭將官
又 命冊封使臣方莅倭營而將事焉卽有
遷延機節冊使諭將自應陸續奏報 我固
不當覷知其成否利鈍而徑行奏報也藉令
冊使諭將所報有不能以實之嫌 我又不
當密奏必多牴牾之詞爲著告許者然也然
著奏此而必得 天朝動念再調兵粮及時
勦援則不暇計其他而一日爲急可也顧奈
有不能必然者臣之赴京師時竊聞朝議自

初為東事無一人欲出兵粮過江以救之者
而兵部石尚書排羣議而獨主之兵粮之出
無非其力其不能因平壤之捷而究勦除之
功則失在閫外而不在本兵也既而方内為
之亦敝則羈縻之計出於不得已羣議又非
之而尚書力主行之無非為我也設或不
幸不果解紛而尚書之本心則可切感也如
孫經略深以封倭為非與尚書立異若不為
苟且者然其意見初不過畫江以守則為
我之心視尚書孰厚也在朝列之臣凡非議

封事者大率皆孫比云今雖賊情之奏以時得達而及時勦援之議恐未必動也臣赴京時各衙門大小官人向臣等言皆曰汝國每請兵兵或可出也而問粮可具則曰不能粮或可與也而問船可具則曰不能如是而每欲全賴 天朝之力為汝國不取也此言尤可悚然而在於今日事涉告急者如非甚不得已與必可有益則恐不當屢瀆也且 天朝之臣主幹 我事者如宋經略李提督劉員外及顧總督皆重被物論而石尚書亦累

被僅免矣往者金睟與臣赴京遵 我廟議力陳講倭之非適會宋經略等被論之時雖其論初不爲臣等之言而發而不無有以激成之者臣至今思之寒心其後司行人之被論雖尤不因 我人之言而所發皆在 我國時事亦足嫌也須又胡遊擊者以 我咨告軍門以卒徒擾害地方之事遭簿責而去是何 我之不幸前後有此等事不一而足況今 奏內所列與冊使諭將所報果多牴牾則冊使諭將方在 我疆先被 天朝詰

讓而石尚書亦不免狼狽必矣　我將擅享蒙
告許之名而　天朝之臣固不無快之者然
而厭薄之者尤不勝其多矣臣赴京時石尚
書面言吾雖衰境鬚髮不甚變自爲汝國憂
悴而後皓白如此矣但朝臣當汝國事者無
不見敗雖吾何能久乎吾敗之後恐無更肯
當汝國事者矣今竊聞尚書已被　皇上震
怒而此奏適至則其激成　重譴何止如金
肸與臣之付哉臣前以文書句當進詣備邊
司竊聽僉論乃什八九同辭而其意如臣加

切矣此皆 聖上所與朝夕計議之臣必當具達然而事不遂已臣竊惟之也若以爲通信一事不可不聞而行否則臣亦有說焉我之對賊已四五年矣豈可猶然如此而已乎爲今之計若能亟治兵食及賊未去勦殺不遺則上也有所不能而賊如再還背城一戰不惟苟全則次也包羞忍恥姑從邀求無甚難者而生聚訓鍊功緒完時雖不能越海致討而俟其再来必殄則亦一道也三者於義理各有所當亦有長短而非 皇朝之所

能沮亦非　皇朝之所能强惟在吾君與吾
相度内何必急於　上聞若將禀承以爲定
奪者哉抑或事機大變必不免於告急則
奏詞又當自别不容含糊無歸結如今之爲
尤恐不可徒以速爲得也臣只據愚感之見
不知忌諱之言罪合萬死惶恐敢　啓

控辭

辭承文院提調䟽前後三首

伏以臣生地之卑立身之微在諸臣中無有
倫比獨以早竊文字間虛名　朝家以爲或

堪一分需用之故前後處之從優盖 恩命
雖出於 上臣豈不知物議之苟然饒假耶
至於承文院提調乃儒臣盛選而臣又以此
故得帶尤豈不知一日不可堪處而近數年
間可謂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為臣子者
無論堪與不堪有不容自言得免之義故黽
勉以就之然臣未嘗一窺寮而自安也且使
臣之為文字果有關於需用則猶之可也顧
臣既幸科第之後不復萌意以此一事售於
當世故三十餘年一廢而無所用心間雖為

之亦止於迂僻而已近數年来乃強而從事詞命則泥滯齟齬之為病雖頗經刪潤之手而終是不中者多合用者少比及再忝使事持是無以動人而格 天則臣之無狀已畢見矣況今國勢稍定用人務在澄汰而槐院提調之足當專責兼官之足責成就不似疇曩 行朝之乏匱其人何至使如臣者久於虛受而虛授之譏歸於 朝家也哉抑臣有一焉在臣分內當得亦可以少展所學者唯字牧一事而嘗亦得試六七邑雖未有以来

赫赫之譽而猥自以無甚瘝曠也目今銓曹
注擬之際尤患守宰之難塡令臣獲解非據
而見畀一州郡則當此國與民俱艱之日庶
自竭其愚以實効鞭 君父亦免於衰晩餘
景悠悠虛名之下矣此臣自知之明區區之
忠而非所敢誣於 宸聽者也伏望 聖慈
垂察命下有司遞臣承文院提調俾安賤分
至其情願外補則量宜施行不勝幸甚
臣於上年疏陳兼帶承文院提調揆分量才
俱不堪當之情冀 賜遞免而 聖旨不許

至曰文章動一國當此艱虞之時委以詞命

又曰門地又何足論臣於是不勝感激惶汗

竊伏惟念門地一節既蒙　聖人之言出於

天地之量臣不敢猥瑣再瀆而文章者初非

臣所有事一國亦不以許臣何有於動人乎

特　天日之光過於下燭耳臣雖不甚駑鈍

早知屬文而既占科第之後俛首吏簿遂抛

詞翰未嘗與時輩後先此事獨因羅散多時

閱覽古人所為而倣倣一二然無意當世之

用壹於透僻而已至於公朝文字非唯臣自

知不中人亦共知之盖事變以来臣所起草
奏咨之屬動費院中刪潤終亦難合屢矣誠
其文不相近如此而得名詞命之委庸非虛
受者乎本院提調雖非盡須文書出手之人
而要皆名重宰列歷踐自別不問勾當緊慢
而帶之宜也臣則萬萬不敢同此伏况臣受
氣甚薄衰白特早今且未及六十者二歲矣
追隨文士治筆硯於其間臣自知衛益有所
不能也伏乞 聖慈命遞臣承文院提調令
臣在内備數宿衛於尚能步趨之前在外代

匱凋郡於未盡神力之時即安賤分而亦免
於遷廢不勝幸甚
臣以承文院提調非據不堪情願遞免疏陳
至再先則猥蒙 奬諭不允後則 下大臣
回啓不得遞又後因病乞解見職及兼帶則
有并遞之 命是 聖明特已俯燭蟣虱之
情也尋又本院啓差雖欲輒復控辭而賤微
之臣屢瀆 天威誠有所難黽勉仍冒行且
浹歲矣臣反覆惟念本任實 祖宗朝以來
號爲儒臣盛選今之得帶者亦皆重宰纘列

也臣獨居於下流而厠於其間則徒以事變而後國書交馳之際虛名謬聞或堪代乏草創耳柰臣學一不通方文不適用其所製述不合事大文字非唯臣所自知人亦公共言之失以薄技見於當世人所不能無心臣何嘗不自殫竭而齟齬不入撲如此加之衰退頓甚非能自力之時即 朝廷曲加優容而臣實曠無補効猶且久非其位自視等列閑漫帶局者然則臣不敢也古人有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之當去此任審矣伏望

聖明再賜裁察命遞臣承文院提調俾安涯
分不勝至幸

辭承文院提調幷校正廳堂上疏

伏以臣屬有賤疾將臣見職及兼帶承文院
提調職事已具辭單上 聞旋蒙 天恩給
由調理矣乃復聞以校正廳堂上啓下臣不
勝惶懼隕越之至臣以承文院提調爲不敢
冒自前累經控辭獲 允今又因病祈在必
免者本院是自 祖宗朝儒臣重選之地提
調又顯列宰臣所帶之名臣特事變之際承

之製作咨揭額於事役非取於位望亦有不暇辭避之義而邇年以來則文翰諸宰見帶者甚盛文書之務綽然修舉臣顧有文字僻澁不中用之病人所共知誠不合久據踰僭此在 聖明之所下燭也至於校正廳堂上一時特設其為選望又不啻如槐院非如臣者夢寐所得到而玆者啓下必或因臣謬有讀易之名也臣於易之一書自少至長不曾開卷而近自六十之年始得讀之然其愚妄以為卦爻彖象俱是聖人之文以凡庸之人

讀聖人之文不可遽事探索義理惟當虛心
熟讀欲令聖人文辭稍稍親切看得文理自
有縣例然後參稽傳義分辨象占而假借口
訣略為傳當其從傳無疑者則從傳從義無
疑者則從義傳義俱涉起疑或有餘蘊則附
以愚說亦非敢率意撰出要皆明有證據務
合本旨抑以竊體朱子不以不因程傳為嫌
其與時輩講論文義以為不得徒尊畏前輩
之意庶幾不至陷於悖戾盖已隨得隨記若
有倫理者什之六七而衰不能楷書貧不能

繼紙無以易其稾早晚隨分彖 恩補一僻
郡得有書手紙筆可以繕寫就完而臣伏遇
聖學高明之日區區微忠宜欲一效芹曝之
獻復恐以狂僭受誅計不知所出為日益久
凡臣謬有讀易之名者此也决非所以從事
於校讎之地且臣妄見聖人立文字自當有
一件義理而如今日從傳從義作兩件口訣
實屬未安不得違背其心而塞責為之不敢
有隱於 天威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守分
守見之愚將臣所帶承文院提調校正廳堂

上等職事先 賜鐫免而後罪之重輕庸稟
待 命臣謹稽首稽首以 聞

投進

周易本義口訣附說投進䟽

嘉善大夫行杆城郡守江陵鎮管兵馬同僉
節制使臣崔岦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隆運
主上殿下臣伏以往在壬寅年中臣控辭周
易按正廳䟽中有乞 恩補一僻郡專意治
易一款雖未即蒙准許既而罷局數月蒙

恩除授本任于今三年將息衰疾賤業亦就
完訖 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此極矣然臣
原䟽事情豈應 天聰記有今臣更得備舉
本末焉臣自少時雖從事文學猥有名稱顧
無著實之功空空然耳比及得衰之年國難
書亡之後幸叨奉使赴 京師購得周易一
帙乃臣未讀之書歸而讀之雖知可喜而所
患孤陋無師友可相質無翼書可參訂則自
奮以爲天下之理至公其在人心之明無間
聖愚而易有聖人之道四一曰以言者尚其

辭夫言所以述理由辭以求理此下學所當
務然以庸常之人讀聖人之書不可遽事鑽
研唯須虛心熟讀看得聖人文字稍稍親切
言則有槩例而義則有變易然後分辨象占
得當口訣庶幾萬分一不失於三聖人之辭
至於程子傳朱子本義略有異同不得不參
互稽攷而從傳無疑者則從傳從本義無疑
者則從本義傳本義俱涉可疑或有餘蘊則
不得不附以愚說亦不敢率意撰出要皆明
有證據所期合於聖人之本旨抑以竊體朱

子以其推尊程子之至而不以不因其傳爲
嫌其與時輩講論文義則以爲不得徒尊畏
前輩之意如此可免陷於悖戾盖嘗隨得隨
記着有倫理而衰不能易稿貧不能繼紙早
晩蒙　恩得郡資於俸餘圖就繕寫伏當
聖學高明之日宜欲一效芹曝之獻此臣始
終一忱而及玆遂計者也臣又伏見我國原
行周易口訣槩據程傳而壬寅校正本兩據
傳本義臣於前䟽中已云聖人立文字自當
有一件義理乃作兩件口訣實屬未安矣故

臣今所定口訣者謹依 中朝見行易經用
本義之例專據本義而爲之都又不免有所
從違則終不能不以狂僭爲懼然其本心所
在所務合者經旨所切體者朱子之意若其
迷惑得罪於不知不覺之中則有不暇恤而
不得遂自揜藏於 聖明之下也輒將所有
周易本義口訣附說一帙四冊隨疏投進緣
臣初非設意有關於 帝王之學故不得比
同前代儒臣所進大學衍義等書體例然而
倘下博士學士等官就與刊正要於可行則

於 聖學體易之道亦未必無取也抑臣又有懼焉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聖人不踰矩之年猶若有所不卒於易者况臣至愚極陋僅十年之得而自以日加衰朽朝暮就木遂恐與書俱泯汲汲於繕完封進不能保其無有舛誤也伏惟 聖明垂懸諒其愚誠爲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冒死以 聞

表箋

誕日賀箋 晉州 下並同

星連珠以聚奎運膺啓聖斗揭柄而指子時
叶履長瑞氣絪縕歡聲洋溢恭惟
主上殿下德由天縱資實生知感時不忘於
劬勞中篤孝慕歸羨必本於震夙下循慶儀
游回虹流之辰彌迋川至之慶伏念臣南州
滯迹北闕懸心才非望於古人未成金鑑一
録夢猶通於上界得獻玉卮萬年

同前 代監司

聖人之生不數有待降休化國之日初長如
期来復庶倫同慶終古兹辰恭惟

主上殿下敬德內躋謙光外茂躬御大寶二紀若自代之初禮緣羣情千秋非龔唐之故允全嵩祝之盛孰後華封之誠伏念臣分竹已叨及瓜猶滯忠深學劣未成金鏡之書迹遠心懸徒作雲天之夢雲替邱諱字

討賊賀箋

與天同育容有蘖芽之生無地自全果宜幽顯之戮凡含氣血競動歡呼恭惟

主上殿下德侔兩儀明並二曜王者之怒怒物何嘗欲刑聖人之誅誅心剋已幾事慰玉

廟於震憤宣四方以湛恩伏念臣素居下流叨牧南徼恨微先見奮羌羊之觸邪欣實至情偕虞獸之率舞

同前 代節帥

自天佑之豈容奸窺於大位與衆戮也俄遍梟示於多方妖氣彗除歡聲潮至恭惟主
上殿下宵旰二紀淵冰一心蘖牙其間非地毓海涵之過飛走無所見神誅人討之同怒不煩於一戎謀何有於三窟伏念臣職叨閫鉞才愧干城奉揚餘威界上絕嘯兕之警中

祝遐壽軍中唯歌德之聲
攽到　大明會典全書賀箋
總雪舊冤終始以成於大孝恩霈新典再三
而訖於全書勅隨使回歡與邦共恭惟　主
上殿下恭爲子職簡在帝心承十世戴盆之
天痛存遺體積廿年傾藿之日情懸析毫茲
縈荷之無前允慰伸之有後伏念臣生地側
陋際時亨嘉充保昔叨知事完之不易繫官
雖遠想宸喜之非常
上尊號賀箋

帝王之孝終乃事爲祖宗雪羞天地之功殆
而稱緣臣子歸美儀文載縟册寶揚鴻儷語全聯
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至誠奉先誠
身獲上滌惡名弁其僞系待今晨於二百年
放秘典繼以全編隨我使於三千里宜有非
常之擧式當莫大之休伏念臣某幸際昌期
方孝謬寄迹滯南徼雖阻班於嵩呼心懸北
辰倍輸悃於華祝
同前賀中殿箋

至德隆功必曰天微坤誰助鳴名顯號加於
父在母亦宜吉並諏龜崇均鏤玉（儷語全聯）恭惟
中宮殿下宸闈十載夙夜一心纘祖先之蒙
被詬誣久篤相儆承皇上之條除瑕類終由
叶誠茲享無前之成式膺莫巨之慶伏念臣
縻迹外服聳聞殊儀祝聖人之多男竊效華
封之老歌大國之有子常同渭涘之初

太廟賊伏刑賀箋

火之曰火殆延五廟之灾刑以止刑斯正二
人之罪幽明釋怒遐邇騰歡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孝敬奉先仁威臨下尸者不職客令寶玉大弓之竊轉而爲祥或是祝融回祿之相既嚴討其當討將勑修所未修伏念臣迹滯南州心懸北闕焦頭爛額莫同奔呼之勞拜手颺言徒有頌祝之懇

冬至賀表 承文院製下同 癸巳

地中之陽聿動節回小春天下之慶攸同儀視元會重霄瑞色晉域歡聲欽惟

皇帝陛下與道俱冲因民欲逸遵閉關之戒

養靜盖將有為見生物之心推仁不可勝用
玆方躋世於化國豈止撫辰於流年伏念臣
職忝東藩誠拱北極存亡興滅受蘇特尤於
品形感德戴功攢祝惟倍於壽嘏

冬至賀表 不用乙未

一陽來復象稽羲文之徵萬國會同儀衍魏
晋之小式新敷政於令撫辰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敬寢省方而順
道穆穆高居體生物以為心洋洋廣被晷堪
徵於歲羨氛載叶於書祥伏念臣繫守東藩

瞻依壯極朽骨再肉荷恩倍於尋常嵩呼三聲輸悃同於咫尺

方物表

地中陽動玆届履長之辰天下歡趨敢愆享上之儀右件物等潔雖采藻凝類獻芹惟冀明底其情顧傷貧無以禮

乾清坤寧二宮災慰表 不用

聖德儉恭居維未央之舊天心仁愛警以回祿之災震及多方驚如同日欽惟

皇帝陛下思道端默畏威側修反觀我生罪

寧歸於燕寢將用民力殃恐及於魚池凡聞
哀痛之言共仰轉移之兆伏念臣國綿垂滅
恩荷曲全雖有粉骨而糜軀尚難報稱末由
焦頭而爛額徒切馳瞻

天兵再出謝恩表 事改不用

風雷不止于一再窮兇竟難逋誅馬步方調
者七千大援將有後命倒懸其解仰荷奚勝
伏念臣貧與力綿祚由德薄守藩承於十世
綢繆未陰之隳功對壘訖於五年收拾餘燼
之蔑効下積幽明之蓄痛上增宵旰之顧憂

惟廢絶之是宜乃扶全之如始水陸並征之
誰敵且先協防芻糧偕出之靡遑姑用折色
孰謂海隅之急重詒區內之勤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宅心神武御物聖人之怒在
當怒寧容匪茹之猶狂王者之兵期息兵實
悶無辜之夆翦斯申順動之舉亦伐近攻之
謀臣敢不專仗威靈復循職業討賊而非自
克雖愧於嘗膽臥薪酬恩而苟可爲功圖於
殞身撗草

皇極殿災慰表

至誠之道方格于神明无妄之災忽纏于宮
禁羣工奔走率土震驚欽惟
皇帝陛下乾乾自彊翼翼時保仁愛或過若
難知休咎之端轉移爲祥寧果有顯微之間
恐彌勤於聖慮蘄勉顧於輿情伏念臣縣業
偏荒荷恩最厚焦頭爛額既阻於効勞引領
馳心唯專於申慰

冬至賀箋 驪州下同

維時獻其襪屨節回小春適既還我衣冠 時始
復朝衣服 儀視元會地雷初復天日再長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濬哲文明嚴
恭寅畏寢省方两順道重與奠安體生物以
為心均同蘇息載新踐運於令撫辰伏念臣
叅輔分憂禁闈阻賀當冬至夜半子起瞻斗
躔使聖人壽多男馳効華祝

正朝賀箋

天得一地得一聖人得一疇非太極會通歲
之元時之元正月之元矧又中興端始兹維
令節特表昌期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濬哲文明嚴

恭寅畏撫辰凝庶績不尚淸虛而無爲斂福

錫厥民毋令逸樂之在已凡稱迓新之慶擧

切歸美之誠伏念臣侍罪畿州分憂旰政數

撙酌言以賞直雖阻對揚象魏懸法而布和

敢孤體奉

千秋節賀箋 承文院製

重明承日月咸仰於少陽千歲作春秋聿回

於初度謳歌攸徧蹈舞則均恭惟

皇太子殿下溫懿性成元良望著位正貳極

以序以賢而具宜禮隆三朝爲忠爲孝而用

譽茲當誕彌之節式受滋至之休伏念臣有
此再生無非並育延頸願効天地長男之尊
誦言不忘本支百世之雅

賀加上 慈殿徽號表

慶衍文孫方舉建儲之典尊隆堯母遂申推
本之儀色洽怡愉聲流洋溢欽惟
皇帝陛下仁安天性孝盡人倫承宮闈之至
歡何所不用其極率海寓而歸美孰云無能
以名茲四字之增徽延萬年之綿祉伏念臣
職專箕壤誠切華封登琬琰而載新選捧稱

謂並岡陵而彌久倍輸祝誦

校正廳 宣醞謝箋

校讎不期於迄今宜被譴責鳩聚何有於稽古又露榮恩醉飽之餘欣惶靡定伏念臣等雖由書生而進素乏博士之治讀而不知絜淨精微果奚得於易加以諸說紛羅顛倒弁與失之經顧惟宋儒傳無本義之可師然豈我國譯用方言之能似故自承嘗是命咸虞稱塞之難矧非一人一日之為容有差異亦既至再至三而定懼猶欠詳假我數年之非

所擬論曰為改歲而急於援進未必經乙夜之覽俄已降需雲之施借仍開宮去天威之咫尺封實内醞參日給之尋常味具水陸而極嘉量無淺深而皆滿屬當庶事之草創緊為斯文而殊尤禮寧繫於道存乃倖設醴勞匪同於講罷又過賜茶白頭青鬢之相忘浹骨淪肌而均感茲盖伏遇

尊號主上殿下聰明首出淵默躬行觀象玩辭已了羲文之畫對時育物一如天地之心謂帝王之學與韋布殊而聖智於言則芻蕘

擇故雖以康寧之口訣槩取於侍從之儒臣
遂令聾瞽之倫從事考論之地實徵覃思之
力青藜誰逢重賚錫宴之光白虎未有繼以
便蕃之獎賚無非聳動於瞻聆臣等敢不退
而更求聞所未及如承帷幄不專簡冊之文
或處江湖毋替垣籬之筆蒼天之寵入地乃
休

誕日賀箋

半千年而生聖若有待然旬一月而復陽如
相期者人人歸美歲歲覆嘉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敬德内躋謙光外茂祗奉曆服迄玆中興之休勉循輿情非故長慶之例凡今嵩祝之盛孰後華封之誠伏念臣白首專城丹心嚮闕北辰居所雖難邇於耿光東海下籌願借添於遐壽

加上尊號賀箋

懋勞聖人以起尤實速於轉移懿美臣子攸歸未能終於撝挹稱謂加揭詠歌倍騰恭惟尊號主上殿下道亨雲雷光復日月佑于一德帝省其干求弗回孚乃同心予曰有奔走

御侮訖厥大勳之集昭玆殊典之行伏念臣
白首専城丹心嚮闕世方清而身朽老無望
於還朝邦雖舊而命鼎新靡忘於祝上

同前賀箋 代方伯

中興必由中否百王孰能於一身大德宜受
大名三月方允於萬口洪徽重揭忻戴畢騰
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濬哲文明發強剛毅獲上有
道終始至誠以徽皇靈立賢無方細麤咸職
而屈羣力屬丘墟而復故何毫髮之匪休伏

念臣生際昌期坐縻謬寄景命得新命加永
遥祝於北辰謙光與增光並升切瞻於東日
正朝賀箋
寅居春始斯行夏之時子起夜分則用周之
朔三元令節千歲新年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德配乾坤明侔日月撫辰凝
績毋逸欲以有邦歛福錫民孰幽遐而失所
凡攢嵩祝共黙海籌伏念臣丐便衰疾霑並
生成雖違大夫後飲賞直言之樽尚牽父老
先扶聽寬詔之杖

呈書

為開西士民呈萬經理世德書

朝鮮國平安道士民原任縣令趙振等熏沐再拜謹上書于經理老爺臺下伏以振等小邦西鄙一道之人也學不通方知識不周獨知戴 君父而畏愛之旣知有 君父卽知君父亦上有 君父以習聞二百年侯度之恪而自僅認甲子者知用 天朝紀元之年號也況本道者與 上國界上以迎 詔勅之使華下以送 勅聘之行李其出於民力

者省他賦而專供給以為國之大事無是過也及自壬辰遘禍以後 天將 天兵陸續出來以從事於救焚拯溺即又知吾 君父奉 上至誠之積有以動 皇上家視之慈至於此也乃於萬萬不擬屬聞有贊畫主事丁應泰䟽言小邦罪狀不一而足其尤起疑之端由於小邦所有海東記者振筆實不曾識此為何等書而今頗聞之則在於先時為因日本要我通使小邦欲且息民以有陪臣申叔舟之遣而叔舟之還得其國所錄故實之

書附已行所探討之見并小邦接應彼人之
事例而為者也其詳彼中者以為記異聞故
然也載其僭稱年號亦因之而已如於嘉吉
元年之下添註曰即正統六年者此尤足明
國人不知有嘉吉而知有正統必註之而後
知彼之某年為我見行某元之第幾年也記
異聞而必註以此尤足以見所尊之在也措
而尤之曰大書尊也分註貶也果足以信於
天下之耳目耶叔舟所為序文者振等亦未
之見而或有謬論古昔中國待夷之道不過

一文人措語之錯而事在百年之前顧足論哉大抵不論中國與外國之人憑前史論帝王之得失未合於理者即可指以爲逆耶況其所論彼情有欺誑變詐谿壑之慾等語非有所阿之也及其書內國王關白皆書死非有所隆之也稱彼使來曰來朝而今曰相朝稱我所遺曰賜米而今曰納貢此等多見其出於捃摭之過而非其實也嗚呼亦甚矣且小邦與彼雖隔海而鄰邦也旣力不能討其罪以絶之而非其稱善意利互市而來者實

有國之所不能或以交通有言則亦 大朝之所怒也至於辛卯秀吉使來纔言假道射天之計而小邦嚴辭斥絶此在已具 奏知者而壬辰之禍職此故也 君臣播越奉五廟之主必來于西者特有 父母之孔邇也當此之時 寡君之心猶之一箇失所之赤子初固無他也今乃歸以惡逆之罪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招倭復地天下豈有引賊來以自取燒夷丘廟屠滅生靈之禍者哉必有一說者曰惟其愚也故不自覺誘致而

受禍然使小邦在於虞虢之先則或如是其
愚也虞虢之事萬古一咥小邦必不蹈其轍
而受禍又早於虞其必無是也小邦亦何嘗
有不饜疆土之心哉特夾江中洲人民通行
所怕惹起事端是以有禁耕之 請非獨便
在於我 天朝之所允准其來蓋舊而因此
造言曰欲復其地假令欲復地者復地之利
招倭之害亦至愚者可知其不侔也且倭户
之名者出於先時小邦為倭戀要便於開市
許令打造窩鋪者三處乃所謂釜山等三浦

者而正德庚午因其扇亂殺死邊吏遣大將
黃衡討殲無存蓋距今九十年之事而癸巳
間沈惟敬聽賊誑誤乃以從漢城等地退據
釜山之壘屯爲若仍舊倭户者然小邦隨而
辯之殆悉矣豈料今日其說復行而謂小邦
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户往招諸倭此何
搆人欲密而反不掩其跡也小邦之辯者欺
乎因誑誤之說者欺乎是欺罔者必有一焉
而欺 天罔 上之罪未敢知何如也且贊
畫苟有見於小邦之惡逆則何必待小邦

奏保楊經理鎬而後發此言哉於是欲自護其發言之晩則云行次定州因從役得海東記而見之捏飾詞節殊甚費力不惟此也如軍門巡按等位邢玠陳效於其初疏未有非之之意而自無肯同詞於攻楊而後展轉侵逼致令主東事者色沮而體解無能擔當以尃心一力者是將敗小邦之事耶誤天下之事耶

天朝有是非必當了然而始小邦以結黨楊某朋欺 天子受誣則初不足多辯也楊氏有言曰狙詐與亡孰愈亡愈夫以狙詐負名

猶不若亡之為愈況引賊犯　上之惡逆乎
振等聞　寡君聽此以來席槀待　命不復
以國亡於兇賊為憂惟痛負罪於　天地父
母殆若不可以終日在下而遠如振等者亦
不復知　主辱之在於賊存惟恐　君父擴
被之寃不早一日辯雪焉伏惟老爺任我邦
之經理而務使臣之咨訪將擄國人之許而
轉聞於　聖明之下審非度外事也伏乞照
察振等不勝兢營懇迫之至謹冒死再拜
揭帖

顧崔二　詔使前揭帖為遠接使稟
敝邑肇國于　高祖皇帝朝伊時陪臣權近
以罪而　徵以　是而歸盖有　欽賜御製
詩三章并奉　制製進詩若干首近歸而編
録為一卷以為其家永世之寶藏國人亦與
榮觀焉每有　詔使學士先生至國必經覧
觀而為之題叙詩若文演成大卷是自近之
存及其內外孫曾世顯得以賫緣求獲學士
先生非亶不鄙夷之以成權氏之美寔欲張
皇　聖祖回光下飾之盛度也不幸壬辰兵

火權氏不克保有其書令近八歲孫盼以材進士選掌西路郵驛為皇華下臨也粗有傳寫本錄願呈下執事以備蒐揮某忝在跟候不自揆量輒擬以揭惶恐惶恐

謹誦

萬經理再過平壤士民歌謠

若墮塗炭後公之來戢戢干戈於我乎復如初爭覩可已誦言蓋 王師之有征繫儒用而無敵籌策足以決勝精神足以折衝惟我經理老爺尹氏憲邦范公憂世閫外之 命

時簡於朝端會中之兵亦承於堂上以救人
春秋之所善而蜀國休戚之宜同萬里必將
取鯨鯢三軍不免生蟣蝨方制府指麾於四
督我武斯張及行臺飛檄於半程伊謀實散
背肩約矣之高士爲負舜干之 聖時烏聲
儀樂於空營虎翼適懲其歸路誰擬風塵之
七載忽看露布於一朝茲既了曠前之功復
留爲善後之道牙纛之下士當貫籍市廛之
間民豈寇擾今聆青社之興滅去来雪山之
重輕某等西土遐蹤南風側聽非與蒙起死

而肉尚安得有生之心式歌緇衣惟禮業氣

謹獻歌曰

昔公之東浿水寒風笳鼓厲音旆旌載陰

公於是時志惟征虜俄焚一檄鯨波為息

今公之西浿草綠堤笳鼓舒肆旆旌綺靡

何為乎公盍簪議功畢上其事龍顏增喜

公將善後豈歸不復我西依睹東南之慼

毋疾毋徐均慰邦人我歌非諛以勞下塵

平壤士民呈陳提督斌誦功章

撥危地以為安用兵之勝筭絕歸途而懲後

制賊之長獸凡茲狂兇所以淩突緊空海之無阻而飄風之是乘未戒其來孰圖其去惟我老爺膺 帝之簡救人之艱提虎翼之軍領龍驤之艦壹衆心於同舟而無敢或退遮餘勢於脘綱而有遇何逃翦其徒而血波斬其將而骨粉遂令土兵之劣亦習水戰之長蓋一舉海防之示難將再來飛渡而莫可鄙人等僻在西土竊聽南風雖不能詳言其戰形賴以起死氣為生樂載瞻歸軒之即次恭捧短牘以披陳嗟不忘微禹而其魚恨難攀

還周之臣虎

祭文

成川府社稷祈雨祭文

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有如江海之水固其會也至於穿井得水曰井水鑿池得水曰池水其為水雖小本一水也社稷之在天下無不祀事如帝王者社稷固其統也至於一邑事之則曰邑社邑稷其為社稷雖小本一社稷也知井池之水與有水之功用則知邑之社稷與有社稷之靈而勾龍氏棄氏實配貳

之未始以其小而不與流行也惟社主土凡
位于土者聽命焉惟稷主穀凡以穀名者受
生以成焉位于土山川是也而皆聽命焉則
其升雲上氣以降霖雨徼社之靈宜誰使之
以穀名稲粱黍稷菽麥是也而皆受生以成
焉則其種而生生而秀秀而實徼稷之靈宜
誰佑之況以句龍氏棄氏功能仁德而與於
其間乎今夫小府亦得事其社稷者也一境
之內含氣之倫蒙賴神力依土食穀以生以
息而上年之饑則憯矣玆又春夏之交恒暘

不雨五穀之種不入二麥亦且無矣若數日復然則益無可及昔之生者息者其胥于溝于壑于時社稷之靈而莫肯仁之則必以長吏亡狀不克事神治人而并其所治不恕也惟宜屛伏以俟神誅而不忍坐視無辜至於此極輒敢齋祓戒具以來請命伏惟二神亟賜監臨降禍其身而後不日施以霈然俾函斯活以蘇一境生靈千萬之幸

九龍山愽淵祈雨祭文

邑於山水之間而靈異無著遇有雨暘不時

祈祝莫應祀典闕載實可著也謹按圖志府東若干里有九龍山山有慱淵周若干尺於是竊伏喜且念山曰九龍必有其憑而淵以慱為名又有施濟之義是必神龍所居無疑也茲當徂春及夏雨澤愆期五穀之種不入土二麥不可秀以實民將仍前歲無食無萬分一生活理為欲丐靈澤齋祓戒具来商禱事則里之父老曰淵舊杲靈異自前二十年間有禱無驗咸云龍已遷去淵亦盖堙以穢矣輒敢徑走以窺則淵在大嵒崖嵌竇之

中泓渟邃奧難以名狀而獨其上與旁榣翳
委焉泥沙填焉而不啻於纖與乎昔耳目所
覩記神龍所居者不類父老云龍已遷去者
似信然矣於是竊伏歎又念龍固非淵中之
有其既飛而在天澤利萬物功能則然而去
此非陋之也其始鱗甲之化雲雷之興繄淵
是賴今其時飛時潜潜雖在於別處其未必
不睠顧于淵也蓋神龍變遷偉妙固不可測
第以人理求之帝王之作京師雖新宮廟雖
敞生而過幸依然湯沐戀戀没而精爽徘徊

香火親切必在潛龍故地至於恒人雖曠數十年雖間數千里夢寐還往必在童子游所惟神龍長於四靈宜與最靈者似今既信父老之云猶且貴重益謹有所幸望而不能退者爲此也顧鄙人雖微　王之命吏徒以臆度所在而躬致禮焉於事未安輒敢用府學生某嘗試將事儻蒙龍神不日而有應焉則繼此不疑以躬與邑人修爲故常且圖書于策以著庶免爲可羞云

晉州牧龍塘祈雨祭文

神有興雲作雨之力以能澤物猶吏居承流宣化之職以能澤民也吏不稱承流宣化之職以不能澤民則神宜降殃禍於吏身今乃不然顧若象吏之為不施興雲作雨之力以不能澤物彼民物胥亦何罪焉而忍至於斯耶惟茲之旱夫既太甚矣五穀之種而不苗者苗而不秀者秀而不實者若更數日不雨則不復可食矣民將失其所天而于胥溝壑矣神於此時不施其力而徒曰汝吏不稱其職我亦何恤焉則恐非神之道也惟神之圖

之無令民代吏受其殃禍也其在吏身則壹聽命焉

頭流山祈雨祭文

維神雄跨二南地氣所會吐納雲雨欻翕明晦傳山而邑食土之毛疇不仰神以暴以膏晉爲邑鉅祈告宜先前故莫敢云不我專方千百里皆神度内匊非躬恤寧自阻外維玆之旱殆過上年田疇龜拆百谷欲焚麥穫不食甚者在田蓐㶣此極民曷于天向也未愬神或不恩今愬不應神必無之求神于山如

地中水未測其所卜其淨閟物導意精人徹
理公[至]而霢霂如已感通幸遂霈然愈滿三
農永與報事無忘神功

大行皇太后竟謚祭文承文院製

天昇 聖質配 文之德形管攸書動中法
式六載 [至]治始于雞鳴孰曰 剛健不資
柔貞 長樂既尊尚勤咻喣允御毋臨實均
嬰慕二十四年 養以天下 大孝格神宜
永 壽嘏云胡難諶 慈暉奄晦哀纏 崇
宸痛過窮誨念臣遴匪嗣有民社猥蒙[illegible]字

育視同諸夏奔不能躬誠豈敢後遥薦菲儀
庶冀 享右

為平壤士民祭李相公生祠文

誠敬之寓神明之享祭於是名鎭望我依照
臨我仰于嶽于星依仰在人我生我養獨匪
神明既或去我何以不忘維敬維誠剏仁之
被如水于壤爰逐流行心之交感一理不爽
靡哲與㞞有國其宇有儼其像我求徵精孰
謂其遠不我還往而格于冥憲憲我公今之
上相冠冕朝廷古先誰似伊尹呂尚志與遇

弁王佐之澤期月將暢曷有區程我輩鄙人
徒循疇曩誦其典刑盖在壬辰邦家播蕩
上保岐垌公由八座 命攬巡鞅則尹我京
安州之政 朝籍宿望輿聽亦傾及公下手
雖屬草創綽然有成八路學壞斯文幾衰公
首治黌中外師嚴一旅誰倡公勤練兵亂離
饑疲省撫握莽起死以耕大援西來孚驩軍
將以無擾驚自奉貶削性而非强吏化於清
務親細大然不歎掌民無滯情其存體統河
海為量怨用不生其辦公幹荐未邈億人見

鬼營不多教條追呼懸牓應如律令囹圄空
虛恥在犯杖棼絕于萌公之爲心父母子諒
何僞於嬰公之施設造化旡妄覿者自㷀我
敢私公廟堂之上夂膺丹青何不公懷震凌
甫亢撤我幪幈名後損黃器幾失蔣彼專杙
搵狄徵自寧宋愛遺廣差與重輕嗟公之賢
世必法象我急歌銘廟貌之敬甘棠起想聖
言則經闕西雖慱公屐攸枉尤在茲城我之
有廟匪曰顯敞義切墻羹乙密之岡佳氣藹
盎爲公將迎大同之津清吹舒漾爲公先聲

有来纚纚于我悢悢登降堂庭我是以覲謦
欬猶響飲食潔馨近有百年遠窮參兩春秋
之丁我其世事歲常無恙豐我稲秔我何報
公公我終既公母謙貞亦毋怠斁俾或乖曠
重我惸惸

為平安方伯祭　欽差陳御史效文

惟靈義比於行仁形於色職清朝著特動
帝目　帝有東恤　命監大軍匪專霸威亦
煦以勲萬里之　明分照海隅　堂上之兵
授策而驅續于天兵維時平賊肉于死人我

東其德方將歸奏勾了公事憂想先感　龍
顏戴喜奈何奄忽神理斯酷將士嬰號邦人
雷哭旌旐啓程川塗脩負雖有客櫬慘此誰
並役仍西路擁彗如昨菲薄薦哀不暇撰度

祭李綏之文

吾友卓爾中心相知卓爾之心綏之知之卓
爾在時會成三人卓爾既歿見如元賓亂離
十年幸復隣比卓爾故墟共觀而悲時復相
慰兩知足矣孰謂綏之又從卓爾官纔一命
卓爾不即晩始登第綏之不食豈吾知者天

不知耶將天所厚與人殊科以吾空踈名位踰涯叒乎暮年不免寒飢與奪在吾猶矇厥理默默奈何況於二子薄醪一壺未及祖席不昧者存庶歆如昨

祭金左相文

惟我公色不莊而足以重威言不辯而足以愽利明不章而足以先幾纇不露而足以了事使不煩而足以奔走人知不徧而足以鼓舞士誠將相之全才方 中興之注意乃奄忽而至斯孰不痛於公私嗚呼哀哉孰無同

隣之好我保公之卅年一日孰無隣里之義
我服公之高門寒室孰無杯酒之歡我樂公
之内外真率雖雲泥之有間將老境之偕佚
薄此世而先之欲悵悵以從誰嗚呼哀哉

祈雨社稷祭文

維社主土宜不欲使土不膏維稷主穀宜不
欲使穀不遂今玆之旱土將不膏穀將不遂
而二神喪其所主將二神亦有所不能於賜
雨者耶維皇上帝固以生物為心神庶幾可
以升降左右之抑或以䙝民者有罪而下之

哉其受任甫爾宜在可恕而責效於後民之
無知而將胥溝壑盖決於不能數日之久伏
惟二神軫其所主而賛于生物亟賜之甘霖
以荅民籲

同前祭文

屬於前月十一日謹以土將不膏穀將不遂
宜蒙二神軫其所主而賛于生物賜之甘霖
以荅民籲盖憑香火以告即日有霡霂之降
繼以霑潤者再民歡謹趨南畮從事於去稂
移秧庶幾歲功無恙而今 公私事育之理雖

不敢謂二神遷諒庸吏之愬而為天民自舉職者果至耳矣玆復旬日閼澤方其從事者不免中廢而如更數日則無復可望伏乞二神之動作必圖有以霑需渥洽之乃若親民者有罪則誅止其身毋令無告者之並受以胥亡也至幸至幸不敢復代以人躬聽命焉

上梁文

平壤府文廟上梁文

無今古之所通尊因亂豈安於一日有故新而為盖永就完猶待於十年載舉虹梁騰歡

燕厦洪惟夫子之聖渾然上天之誠一以忠
恕貫之曾參聞而能契賢於堯舜遠矣肇我
觀而足知不得勢於一時宜為師於百世自
萬乘而行跪祭適九州而立廟宮以外服遵
中華孰如仁賢之遺化而西京近東魯無間
山海之相望盖嘗有居夷何陋之稱亦庶幾
釋奠必合之義故茲府之揭妥尤 本朝所
緝熙春秋俎豆之常齋於是饗於是壬癸兵
戈之變燹若干存若干然天下道之曷亡猶
地中水之固在設容暫於不備功匪輕於將

多李政丞之㚆始爰謀爲可繼也徐方伯之
是圖是究知所務乎取材於浿水之上流因
址於密岡之面勢匠効能而緇巧民趍事而
忘勞使必以時恐或愆道國之訓成於不日
詎盡信詩人之辭依俙夢裏之兩楹隱約墻
高之數仞弟子之配從咸序有司之升降各
由傚 天朝而華王名所為尊崇師道共簣
殿而綿血食於以再廓仁風玆因呼耶式效
賁偉
兒郎偉拋梁東大同江水在城東丁寧莫使

狂瀾倒百折千回會向東
兒郎偉拋梁南井田遺俗最城南如今閭巷
惟絃誦肯使人才讓兩南
兒郎偉拋梁西顧瞻東嶽忽焉西登臨已自
小天下却復乘桴不欲西
兒郎偉拋梁北衆星環向宸居北當時天下
未歸仁香火春秋長面北
兒郎偉拋梁上高哉日月無踰上着功克復
果何如不為顏淵更語上
兒郎偉拋梁下誰能上達非由下諸生莫趂

語言間要識道存吾脚下
伏願上梁之後魯一變至周吾東為洋洋詩書禮樂之聲粲粲父子君臣之懿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夫誰不用情遠人則脩文德而来之亦莫予敢侮

檄

通津李縣監壽後義兵檄

國家有門庭之寇况不啻於過之臣子共君父之憂寧毋為之急者義靡暇於度力舉何嘗於後人維日本之距海疆自古先而勤

邊吏高麗之浮艦五百未踰漢律乙卯之陷
城二三獨在羅儌乃今之事夫孰是圖彼着
掃境而来我如無人以入生聚教訓枉矣費
力於廟謨叫呼跳踉徒然收功以兒戲將軍
微墨翟之守司馬狃謝安之閑適以　聖人
去邠之仁姑從宰相幸蜀之議　西狩非須
於載　主益慮　五廟之陸沉東歸將見於
冠猴豈期十旬之濡滯據柱國之邑秦嘗用
并地之譎謀飛假途之書晋郤無射天之兇
計恃天塹則漢已不能臨已不能而迫之浿

水論地靈則華亦無賴松亦無賴而窮于柳
京虔劉不專於交兵戎汚辱尤極於略婦女
時雖憩於魯未可伐禍豈究於周無遺民
行在捷音之三傳信疑稍定 皇朝震怒於
一視聲援戴隨軍從南來失之前而應收之
後士以義起凡是後者同有是心燕巢安而
火至不知其何能久鼠夜動而晝猶莫伏固
已弗祥如雷如霆以加不日不月而克顧惟
京圻之內尚少忠勇之與貔虎縱橫傷心
五陵之路弓刀寂寞何處三輔之豪二百年

神聖之生成譯在人則先被一千里河山之
環擁刹因地則素稱泯泯于茲切切可已壽
俊青袍縣宰白面書生乃父風乃祖風知文
武之俱忝事 主日事毋曰敢短長之遽裁
無尋丈之城共宜見恕於敗將阻皷鼙之野
始亦非嫌於逃夫嘗膽卧薪忍使 君之再
辱隕身横草毋與賊而並存計見粮之苟全
募散卒而復根縣小猶多於三户朋來寧問
於四鄰聞禹斯文之先獲心折簡要約承諭
故相之遜主議具舟奉迎豫室倉君啟金陵載

浮之粟相特急斷津渡月單已試之鋒可因
何生陣中多是超乘賈勇之伍尹子部下無
非挨柂有神之工鴈足以沉幾先則有崔兪
樞才足以酬紛宄則有尹正錄同志非盡於
記名之內勒移何妨於置帥之前有或搢紳
之流後飛塵於扈 駕有或介胄之輩收驚
魄於戰場席走陰之餘生鳥擇陰之奚所憂
憤空勤而無奈炎涼愈邁而詎安聲相應氣
相求正其時矣兇未除恥未雪何以生爲欲
從軍爲國則從之無受命於 君猶受也亢

應施措此不具詳半夜聞雞莫負劉琨之感
緊中流擊楫願同祖逖之誓言

策

策問

問自天地之理則孔子言易有太極可謂至
矣而周子必言無極而系之其以為不如是
則猶有所未盡者乎自人之性則孟子言人
之性善可謂至矣而張子必言氣質之性以
是之其以為不如是則猶有所未備者乎夫
以大聖亞聖其言性與天道有待於宋儒何

耶抑為開發後學更費名言云爾其實不必
有待也耶朱子與陸象山論無極異同荀揚
韓氏言性惡言善善惡混與夫三品之說其於
聖賢之旨孰合孰否將必取舍於其間耶或
兩存之可以相濟耶就為學上言之其目有
四曰存養也省察也致知也力行也此其所
為事豈或在於性理之外而其端也其序也
可得詳言之耶如諸生出為 王臣而進誠
正之說於吾 君也亦將何以哉願并聞之

評

評諸生說理書 李純馨 柳筕管

今評各書李生理闊天地之說是矣柳生等見攷以理主天客之說亦是矣大要甲乙似皆不知不可以一天字了此故兩是不能相入耳蓋有以主理得名之天亦有以形體為名之天知所指之非一則兩說自通矣夫理也者自然而當然之名即所謂無極而太極其為言也猶曰若無準極而為準極之至然其體至微而不容闚覩其用至妙而不能無動靜於是有氣也以為動靜所乘之機而天

地萬物之所以生成則天地萬物莫不各得
此理以為性情也然理之全體不可無所於
主以神其大用則寓於天矣天者亦理中之
一物待氣而成者也然其為物至大而為萬
物之先故理可以主焉者地之為物亦大矣
然包乎其外者天也實乎其中者亦天也雖
著相對而本非它物也故統而言理則不可
以曰天地之理而只可曰天理也如曰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上帝者主宰之名天之主
宰非理而何曰天命之謂性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復皆以天主理然則理即天也天即理也由是言之奚閡之得去況可以主客乎然此据名言之天者然耳若但指形體之天而言則固亦理中之一物理者已具於其先而未息於其後不以混沌而無不以開闢而有雖謂之閡焉不亦可乎惟若指名太極於理之外者則胥失之矣夫子罕言天道門人亦曰不可得而聞也今二三子之言理得無太早乎然業已相與起疑而以問於無似則不得不略與之辨抑二三子切須體認焉者理

盈於天地之間苟虛處則皆是非獨我腔子裏得之以爲不昧者雖我軀殼之外房闥之內無不在也前修刻志以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爲是故也修乎此則出乎此四達耳矣勉乎哉

說

豹說

丹陽郡吏一人齎公牒戴星走忠州至長會院見虎子三在道旁用手中杖擊皆斃俄有毋虎大吼而來吏蒼黃上高樹虎若不可如

何者捨之去吏因解帶自縛於樹上以俟良
久虎引一豹復來豹小而捷緣木以虎之猛
盖猶有待也吏閤先豹逼身自脫襌疊兩脚
為一脚令孚蒙其首而擠之虎遙認蒙墜地
是人怒齕殺之既而諦視人故毋動代之斃
者豹耳虎繞樹躑躅復大吼入山谷去天亦
明吏下樹剝四死皮乃達于州巡伺詰其慢
將罪之吏告之故具驗以皮得免云古語曰
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今不然而得虎子則幸
也若豹負其技而使於虎竟為所殺斯其自

取之也夫

碑

彌串海運碑

自歲壬辰 本國告被倭兵 天子命出救師不一至再則亦大賚以粮發山東等道米豆或漕或輓以致之義州及龍川之彌串本國委平安調度使幹陸運曁黃海京畿以達 王京約千餘里遞用民夫目繈屬於道而所在羅敝不給於力有同精衛之塡海艱關之狀不可忍加以備久有獘而兢訖無期

矣於是 國家患之始議海運前此西界海
路不通 國制然也丁酉以知樞柳公副於
西四道都體察使而兼管其事俄改檢察轉
運使欲其專也船用諸道公私而公則取之
水軍私則括之漁商蓋無素具也公為之優
其功食而運之時其所急而更休之雖是以
無甚奪業興怨而猶未為善也則別為方便
毋侵民力造船百四十餘艘募沿海人行使
運時則得功食於公休時則復得自同漁商
而船則固在我之具也用是運到米豆之收

在彌串者四十二萬五千八百餘石義州陸
運之餘者十五萬石由其船制得宜海路益
熟飄風一踔數百里向之所患畢除而 天
兵之餉不匱矣且長紬善舞多錢善賈船既
多則不與利期而可以濟利用是又得粟布
魚塩鐵之屬以 聞而輸諸度支者若干萬
非壹利歸於公而民蒙其所寬亦不貲矣於
是 上嘉其有功下歌謳其德不知者以為
神施鬼設而知者信其為救時之良材通儒
之能事嗚呼美哉首尾五年出入從事者應

教申欽正金堯立正郎李磼金元祿韓禹臣
佐郎李好義康儀鳳別坐鄭士溫承差奔走
者僉使俞春陽申晟萬戶洪建權管尹宏中
專幹造船者佐郎黃應聖府使金良恕萬戶
李景震崔崑也公諱根字晦夫號西坰負斯
文宗匠之望而爲運事重故屈以底績焉比
公以戶判 名還西土之人懷思公不已謀
勒石以示後亦可尚哉

權元帥幸州碑

有明朝鮮國諸道都元帥正憲大夫知中樞

府事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
知成均館事權公慄卒既葬其軍佐等以公
前有幸州之捷其功尤大將即其地建碑于
岡以載烈垂永請公壻今領相李公書來徵
文於岦謹按歲壬辰四月日本兵大勢来寇
乘我不戒連陷鎭邑中外大駴 上曰予
聞權慄可用今其人安在於是由故義州牧
使起拜光州牧使方朝臣視兩南死地公聞
命單騎馳甫及州京城已不可守 大駕西

幸而業徵兵入衛全羅巡察使李洸發兵四
萬與防禦使郭嶸分領而北乃署公防禦軍
之中衛將用書生比武夫人或難之公曰吾
職也行至稷山與忠清軍會亦可數萬進軍
水原洸令嶸前擊龍仁賊營公謂曰賊先據
險非可襲之勢且大於此者京城已為賊有
主公擧一道之兵以來惟當直上涉祖江塞
臨津毋令賊西而我得形制之便稟命行在
有路乃可以圖大今不可爭鋒於小亦非萬
全以損聲威也先鋒將白光彥助戰將李之

詩各以精兵一千自隨有輕進意公又戒之
要與相待則皆不能從光彥等至皆沒是夜
軍中虛驚朝則望賊大潰諸軍皆還公亦旣
還光州寢不解衣以更聽主將父之寂然即
奮曰此非臣子坐待國亡日也遂聚境內子
弟五百餘人傳檄旁邑又得千餘人之慶尚
界上軍爲聞南原民先賊自爲亂步郡以撫
定之巡察使得公報事符公權稱都節制令
督率列邑官兵以截賊自嶺而湖者公進軍
梨峙阻險而陣七月遌賊疾擊之會同福縣

將李公如松提督救師而東已克平壤威名大震賊之逃死平壤者棄黃海者棄開城者自咸鏡聞風而遁者皆聚京城京城之賊勢頗益熾大公懸軍以入肘腋之地賊且知其兵少不以為意容一窺足踣之而已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有賊形公戒軍中毋動外高而望則去城五里賊已被原矣先遣以百餘騎餓盛兵乘之圍之而倍者不可復測度我軍殊死戰矢石雨下賊分兵為三迭休而進自卯至酉三合不利則人持東葦因風縱火

火及柵城中以水救之直西北子城僧軍守
者少撓賊大叫以入一軍披靡公抽劒叱諸
將諸將爭逆鋒格戰賊大衄積屍爲四處焚
之而去我軍收斬其餘猶爲百三十餘級得
所棄旗幟鎧甲刀鎗無數時李提督軍開城
而先鋒遊擊查大受聞公大捷翌日遣其褊
裨來視戰處又數日要與相見公整陣以迎
至則歎曰外國有真將也既而公移軍坡州
之山城賊以必報幸州之敗舉衆而西望見
公壁壘如幸加嚴相戒毋犯而還如是者三

焉四月李提督用沈惟敬計諸賊稱受和約
一日棄京城以去公聞之輕兵馳入城則賊
已渡漢江而提督遣遊擊戚金開公動靜皆
收津船使不得濟追兵矣公怏怏無奈而罷
兵還本道夫以公本圖京城之志屈於前巡
察不能因兩湖六萬兵之會而趣臨津必可
守之便適以取水原之一潰善其梨峙之役
可謂小逞於不幸之後然使湖南數年免為
蛇豕再窺而根本征輸東西以給繫誰賴也
洎代巡察而後可以擅用一道之兵然是時

一道之兵用之者衆如節度使崔遠先巳提領號稱勤　王大兵而頓之江華及如所在官義諸軍以戰以守未可一二數也公僅具萬兵而行其勢不能直擣豺虎而禿城之拒持足以遏其橫突使兩湖以貫畿右之路脉無阻比至幸州則主而致客寡而克衆蓋不獨　天將平壤之餘威為足以懾兇膽向非有懾則雖百沈惟敬不能使之一日去京城也於是公本圖京城之志庶幾不負矣六月拜都元帥督嶺南諸軍自是厥後或乞釋符

或復推轂而丁酉冬從於麻提督貴蔚山之
役戊戌秋從於劉提督綎順天之役皆以體
統受制有先見之言而不用有先登之勇而
不効不獨公自抆英淚蓋志士共惜之然賊
不能再覘深入俄又不能不捲還則以京城
既復而有以守也至是或可以驗公之本圖
而中興無所歸功則已有則誰居第一哉己
亥病乞免歸就醫 都下不能復朝七月以
卒享年六十三計聞 上震悼不視事 賜
弔祭賻有加嗚呼公之勞著 本朝則 不

允丙申辭再帥 賜內廐馬有 教因拜辭
賜酒又 賜內廐馬馬粧有 教曰戊戌乞
罷疏加奬勵有 諭卒 贈官 諭大臣有
議聲揩 天朝則有宋經略應昌移 本國
行賞之咨有兵部石尚書星上功 天子之
奏有 欽遣鴻臚寺官宣諭 本國之吉
至臨陣之際麻提督稱其能行號令揚經理
鎬嘉其兵將力戰移歲之後 中朝大小官
聞名必想識其為人倭中諸酋必問權元帥
起居若此類者太史氏當書于策而非碑之

所以重輕可略也　公字彥愼系出安東高麗
太師幸之後　本朝贊成近之六代孫而領
議政轍之子其器業固有自來而御人帥物
尤以誠心和氣不專嚴毅故能得其死力云
公生四十六中壬午文科由郞官超堂上竟
以儒將顯歷官無多立朝亦罕遭時艱虞所
樹立非究也然牙下故吏士懷公德誼而無
以宣爭出財力告公兄上護軍公從事於玆
碑亦可尚哉上護軍公嘉善大夫恂領相李
公鰲城府院君恒福公再有室皆無男並在

京城西之洪福山

簡易文集卷之一